

国际视野

欧洲汉学：探寻中国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因素

汉学研究在欧洲有着深厚的土壤，如今正呈现出新的气象。欧洲汉学家通过研究和翻译中国经典作品，探寻中国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



“我看到了中国诗歌不可思议的发展活力”

——访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冯·柯雷

本报赴荷兰特派记者 郑彬

“我看到了中国诗歌不可思议的发展活力，它的人物、事件和话题，都表现出一种繁荣、丰富的状态。我还注意到，近几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关注诗歌。”冯·柯雷教授对本报记者说。

柯雷教授在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地区研究系中国研究专业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诗歌以及文化社会学、文化翻译等领域。从《诗经》到现代诗，他都非常熟悉。

1986年，柯雷参加了一个中荷之间的交换生项目，在北京大学进修一年。“要学习和了解中国诗歌，只有一个愉快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寻找关于诗歌的话语，探寻诗歌背后生动的人和故事。”柯雷坦言。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迅速，新的诗人、新的诗体层出不穷。当今中国，从出版到研究，从校园到社会，从媒体到大众，都能找到诗歌

的位置。中国的青少年正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重拾对诗歌的兴趣，这对中国诗歌文化的传承来说至关重要。”

在柯雷看来，无论是早期的《诗经》、汉乐府诗，还是后来的唐诗宋词，都在世界文学史上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点。“一流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你会希望不断重读它们。它不仅为中国诗歌建立起一个体系和标准，更将诗的基因种植在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使诗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为世界诗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你熟悉英美早期的现代主义意象派诗歌，了解埃兹拉·庞德等欧美诗人的作品，就能看到，其中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用意象来传达诗意的方

式。”柯雷认为，从文本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表现形式不同，但从诗歌的话语和意境上能看到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一些当代诗歌是古典

诗歌精神在当下的回响”。柯雷说，在继承的同时，中国当代诗歌更多融入对人性的深刻解读与思考，在精神层面扩展了诗歌的深度，而且题材趋向丰富。同时，中国当代诗歌也受到西方诗歌的影响，“诗歌始终是一种流动的状态。古典与当代、中国与西方，都在时间和空间中传递表达，相互影响。”

当前，不少中国诗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当代诗歌的多样性。柯雷认为，西方读者喜爱阅读中国当代小说，希望借此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体现了小说的“资料功能”和对时代的“记录功能”。而阅读中国诗歌更能“感知美好动人的瞬间，享受语言的韵律之美”。

柯雷每次来中国，都会搜集民间诗文，结识新的诗人。“我希望能以新的观察视角，将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和背后的审美情趣介绍给更多西方读者。”柯雷说。

观点

欧洲的中国“文化之镜”

张西平 杨慧玲

在西方语言的传统中，汉学这个概念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发展阶段。

法国启蒙思想家曾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及其学说给予高度评价。伏尔泰谈到中国时说：“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近代学术的兴起，西方专业汉学开始沿着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方法大踏步向前发展。法国汉学家儒莲开始翻译佛教著作；汉学家沙畹则来到中国，尤其通过实地考察华北地区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碑铭成为他关注的重点；沙畹又培育出一批赫赫有名的弟子，其中葛兰言用社会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马伯乐对中国宗教和历史的研究所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了20世纪，欧洲汉学继续前

行。法国的戴密微、英国的崔瑞德、德国的鲍吾刚、意大利的白佐良、瑞典的高本汉……这些汉学家为翻译中国典籍、研究中国文化付出毕生精力，留下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众多著作。

通过了解欧洲汉学的历史，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世界各国如何看待中国，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合到世界各国的文化之中。有关中国的学问和知识属于世界，已成为世界思想花园中一枝艳丽的花朵。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欧洲汉学界加强了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研究。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使更多欧洲汉学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新型文明国家取得发展的重大意义。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翻译中国现代文化的著作逐渐增多。

一些汉学家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也是一个巨大的文明体。中国所提出的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展示了中国发展思想的厚度与深度。欧洲汉学界的关注焦点，也逐步从单纯研究中国经济和政治，转向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与文化因素。

400多年的欧洲汉学史告诉我们，汉学发展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有着直接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自身在欧洲的一面“文化之镜”。欧洲汉学的发展变迁说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将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增强，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也将得到进一步促进。

（作者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多从中国哲学思想中汲取营养”

——访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胜雅律

本报赴瑞士特派记者 方莹馨

“中国哲学是踏踏实实面对这个世界的哲学。”瑞士籍汉学家、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哈罗·冯·森格尔（中文名胜雅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坐在记者面前的胜雅律，已入古稀之年却依然精神矍铄，谦逊儒雅。他乐于并坚持全程用中文交流，“仁义礼智信”“不战而屈人之兵”“四海之内皆兄弟”……胜雅律在各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间自如切换，讲述起来滔滔不绝。

1963年的夏天，胜雅律在父母的朋友家里翻到一本《中文会话语法》。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汉字。从此，胜雅律就对汉语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上学期间自学中文，并写出了瑞士第一篇有关中国古代法律的博士论文。1975年秋，他作为公派留学生到北京大学进修了两年。回到瑞士后，胜雅律继续从事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如今，胜雅律著作等身，依

然笔耕不辍，积极参与各种学术交流活

动，努力在欧洲传播汉学和中国文化。上世纪70年代，胜雅律刚开始接触老庄思想时，总觉得读不懂老子的《道德经》。但在反复多次阅读之后，他找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共通之处，发现“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不仅是中国的，也可以为全世界所借鉴”。

为了展现这种文化的共通性，胜雅律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著作：1988年，他推出介绍“三十六计”的专著《智谋》，该书先后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是第一本专门向西方介绍“三十六计”的书；2011年，他翻译的德文版《孙子兵法》出版；2017年，新书《瑞士之道》问世，该书以《道德经》中的经典名言结合西方思想观点，阐述了瑞士历史上的治国理念如何与《道德经》中的思想不谋而合……瑞士汉学家卡劳迪娅·威尔兹评价称，《瑞士之道》是“给蜗牛的房子送去新鲜空气”，告诉瑞士人“要跳出自己的视

野，多从中国哲学思想中汲取营养”。

“孔子留下的文化遗产中包含着丰富的精神食粮。”在胜雅律看来，“见贤思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些流传千年的思想理念，其精神价值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对当下亦有可借鉴之处。

“比如在西方，一些人在学习非西方文化时不够认真全面，对非西方文化缺乏设身处地的体验。孔子思想中的‘和而不同’体现出中国开放的哲学思想注重自身修行的培养，也包容不同的文化和信仰。”胜雅律说。

胜雅律说，从“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中能看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能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定长远目标和计划，“这是中国的谋略智慧的一部分，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



“让意大利读者感受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

——访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汉学家傅雪莲

本报记者 暨佩娟 王云松

“你说啥子哩”“好吃得要命”“没得”……近日，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个高等教育展上，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汉学家西尔维亚·波齐（中文名傅雪莲）不时秀出的几句地道中国地方话，引发全场笑声一片。

1995年，从小喜爱文学、热爱汉字的傅雪莲来到四川大学学习中文。很多中国朋友和傅雪莲第一次见面，都会拉着她的手，“像亲戚一样热情”。“不用多说话，我们就感觉到彼此的热忱，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中国。”傅雪莲坦言。

中国的多元文化让傅雪莲对世界充满更多好奇。意大利的中餐多以浙江菜为主。傅雪莲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北京的烤鸭、四川的麻辣烫、昆明的过桥米线各具风味。“如果不去中国，你就不知道中国是多么美丽的国家。”傅雪莲进一步解释说，近年来不少中国作家

来到意大利举行读者见面会活动。意大利读者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感觉到，中国人开朗热情而有亲和力，“希望更多意大利人能到中国去，亲身感受这个国家的非凡魅力”。

傅雪莲从1999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当时，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意大利文之后，在意大利的销量并不大。如今，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中国文化在意大利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久前，傅雪莲把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还计划把第七十四届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也翻译出来。“意大利读者喜欢科幻文学。翻译这些中国科幻文学作品，我相信可以激发起意大利民众对中国文学更浓厚的兴趣。”傅雪莲说。

在比可卡大学，傅雪莲教授翻译、中文语法、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等课程。学生们都知道，要通过这几门

课的考试，精读一两本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必选动作”。傅雪莲说：“有趣的是，学生们看了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之后，就忍不住接着看第二部、第三部。”

傅雪莲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6年来，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交流互鉴更加密切了。更多意大利出版社对出版中国文化书籍表现出兴趣，书店里出现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也日益丰富。

文化如水，浸润着民众的心田。傅雪莲告诉记者，如今，米兰皮科罗剧院经常有京剧、越剧表演，很多当地人欣然买票观看。“文化是促进各国民众沟通的一座坚实桥梁。我会继续把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让意大利读者感受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进而看到中国的真实模样。”

“更好地从阅读中了解中国”

——访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翻译家马海默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强

波恩大学教授马克·赫尔曼（中文名马海默）是德国知名的翻译家，翻译过刘慈欣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前不久，他受邀前往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参观。与20年前去过的藏区相比，马海默看到的是一片郁郁葱葱。那里的藏族、羌族、汉族等不同民族交融而居，和谐相处，同时保留着各自建筑、服饰和饮食的特点。

“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越多，对中国了解越深，就越难简单概括出中国是什么样子的。”马海默说。现在当别人问他对中国文学有什么看法时，他会回问一句：“你指的是哪一类文学？”

马海默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涉猎之广，从他的翻译作品名录可窥一斑：从严肃文学到通俗小说，从现代诗歌到漫画作品，甚至中国国内一些鲜有知名度的作家的作品，他都翻译过。

马海默解释说，和有些译者专注于

特定领域不同，他更愿意接触不同的作者和题材。这既是他了解中国的方式，也使他尝试各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和类型，成为翻译“多面手”。

在他看来，翻译是一门交流的艺术。作为译者既要关照原文，也要考虑德文表达习惯，要能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体系之间自由切换。忠实于原文但又要有二度创作的意识。这种过程对马海默来说既是痛苦也是享受。他在翻译时，会尽力避免自己的个人色彩，但也不会完全照搬原文，而是深切体会原作者风格各异的语言，再用相应的德文去还原叙事，力图让德语读者能够体会其中的妙处。

马海默举例说，很多中国作家在小说里会使用双关语来表达幽默。如果只是按照字面意思去翻译，德国读者不一定能理解。“我会从德语中找出一个与之对应的双关语，也许它与中

文双关语的原用词完全不同，但德国读者能够体会到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这就要求译者有足够的德文写作功底。”马海默是德语文学专业出身，这为其做好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道家文化对我的影响很深刻。”马海默说，老子的《道德经》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为了对德国文学建立起不同的理解，当时，我强烈地想要学习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国家语言的语言，所以我选择了汉语。”

“阅读和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越多，我就越感受到，文化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在相处时，应当互相尊重，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对方。”马海默希望德国读者能“更好地从阅读中了解中国”。



题图：2019年4月10日，一位读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书店里阅读有关中国美学的书籍。

上图：2019年3月2日，波兰2019年中国集市活动在波兰华沙民俗博物馆举行。该活动由华沙民俗博物馆和华沙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图为波兰青少年在学习书法。

本报记者 方莹馨撰

本报记者 于洋撰